

江西名山志丛书

鹅湖峰顶志

(明)王祚昌 费元禄 编撰 吴长庚 俞怡生 笺注



鵝
湖
峰
頂
志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(明)王祚昌 费元祿 编撰 吴长庚 俞怡生 笺注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鹅湖峰顶志/费元禄

—江西南昌：江西人民出版社，1998. 12

(江西名山志丛书/李国强 周榕芳)

ISBN7-210-02043-8

I. 鹅…

II. 费…

III. 山志，鹅湖—历史

IV. K29

鹅湖峰顶志

〔明〕王祚昌“费元禄” 编撰

吴长庚 俞怡生 笺注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南昌市红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8年12月第1版 1998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5

字数：150千 印数：1—1000册

ISBN7-210-02043-8/K·222 定价：16.00元

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：南昌市新魏路17号

邮政编码：330002 电报挂号：3652 电话：8511534（发行部）

（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、装订错误，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《鹅湖峰顶志》笺注前言

《鹅湖峰顶志》，明万历二十八年(1600)王祚昌、费元禄应鹅湖寺僧养庵禅师之聘而编，康熙十九年(1680)，张时泰应住山本郅禅师之托，进行了增订补辑，是为今志。经“文革”劫火，该志已成海内孤本。

鹅湖山系武夷支脉，自分水关迤邐北来，结秀于鹅湖。唐大历中，洪州马祖道一弟子大义禅师来此开山植锡，大阐宗风，使鹅湖一山声名远播。宋淳熙(1174—1189)中，朱、吕、二陆相约于鹅湖寺，讲论唱和；辛弃疾与陈亮相聚于此，论政填词，遂使此山于优美的自然景观之外，积淀了更为丰厚的人文内涵。

鹅湖之禅，实涵南岳、青原之二系。南岳怀让禅师与青原行思禅师均为禅宗六祖慧能大鉴禅师法嗣。怀让传马祖道一为南岳第二世，马祖传鹅湖大义为南岳第三世。行思传石头希迁为青原第二世，青原传六世为雪峰存禅师，鹅湖智孚禅师嗣雪峰存为青原下七世。按禅宗的说法，慧能是中国禅宗之六祖，而实际上他却是禅宗的开创者。佛教只有发展到禅宗，才打破上层僧侣的垄断进入民间，而风靡全国。禅宗不立文字，以心传心。禅宗讲佛法，强调“不道之道”，即以为禅宗之第一义是不可说的。禅宗论修行，奉行“无修之修”，即谓得道之方是非修非不修，以无修为修。所以，我们在大义禅师《坐禅铭》中，可以明显地看到他否认坐禅渐修，提倡参禅悟道的主张。同样，我们在智孚禅师的话头公案中，也看到他阐扬青原宗风，以及在理论上和方法上与洪州禅(马祖道一)不同的门

风。洪州禅在中唐时风靡天下，盛极一时。马祖之后，弟子分灯各地，并且北入京师。鹅湖大义禅师被右神策军中尉霍仙鸣表为内道场供奉大德，是马祖弟子入内之第一人。唐宪宗尝诏入内论义，顺宗为太子时，亦曾与大义及石头弟子尸利等论道。这样，才有了唐德宗赐额“鹅湖峰顶禅院”、宋真宗咸平间赐“慈济禅院”、景德间改赐“仁寿禅院”等盛举。才有了四方八面闻名的声誉。

盛名之下，加之鹅湖正当闽赣浙三省之要道，因而，南宋淳熙间朱吕二陆学术之交流论辩，才会选择信州鹅湖寺。“鹅湖之会”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影响深远的学术论辩大会，与会者百人，云滃雾聚，极一时之盛。论辩的主要问题是为学工夫。朱子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；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，而后使之博览。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，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。论辩历三四天，双方不合而罢。然而，朱陆学术异同之论，却由此开其端序，延续数百年，历元明而致思想界形成了朱学陆学两大流派。一直到今天，朱陆学术仍然是当代学术界探索社会的道德自我完善、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理想人格的重要史料和依据。因而“鹅湖之会”在此积淀为形式，后人在鹅湖寺旁建四贤祠、会元堂，朝廷赐名，历代修复，遂有鹅湖书院数百年流传。

记载鹅湖山历史文化的书籍，从明万历间陆续有人编辑，而成为明万历三十年间的《鹅湖峰顶志》则是最早的一本。稍后，则有万历四十六年(1618)铅山县令笪继良及其好友柯仲炯共成的《铅书》，所收鹅湖之史料极富。清乾隆九年(1670)，铅山知县郑之侨主持编成《鹅湖讲学会编》十二卷，较为系统地保留了鹅湖之会的历史资料。嘉庆十八年(1813)鹅湖书院山长吴嵩梁又在《鹅湖讲学会编》末附《书田志》一卷的基础上进行补充修订，编成《鹅湖书田志》一书。由于《鹅湖峰顶志》海内仅存孤本，且原书(共五卷)之后二卷已佚，因而，上述古籍就成了此次整理补辑的重要依据和来源。

《鹅湖峰顶志》始修于万历二十八年(1600)，见于该志《沿革》

篇末署,大约两年告竣,(僧)广心序言“志成序之”可证。王祚昌编纂,费元禄订正。王祚昌,江西上饶人,读于成均,万历间曾任瑞安知县。费元禄,江西铅山人,费太仆尧年之子。幼随父游宦南北,游历读书,工诗善文。屡举不第,遂绝意功名,以吟诗著书为乐。有《甲秀园全集》传世。本《山志》成书初为四卷,包括山水、宫室、古物、灯影、艺文等类。至康熙间,寺院与书院之间因山林田产发生纠纷,诉讼在官。峰顶寺僧本剡等欲藉史载以为证,乃请饶州教授张时泰对原志进行了补辑修订。张时泰,字开仲,号迟水,铅山汭川人,清顺治七年(1650)岁贡,曾任饶州教授,后为鹅湖书院山长。著有《尚书深柳堂解》、《鹅湖讲略》,今佚不存。当时所补辑的山志为五卷,另有卷首收新序、原序、山图及总目。卷一沿革中增进了四条夹注和“三十年壬寅……以杜兼并者”一段文字,以为寺院原有田产及历年捐买田地山塘之证。艺文分为三、四两卷。卷三录诗、颂、匾、联,卷四录碑、记、疏、序、铭。另增卷五杂记,包括斋产、僧户和补辑之碑铭疏序等,即为今本。因卷四、五今已亡佚,其中斋产、僧户尤难考校了。

今本《鹅湖峰顶志》偏重于寺院的记载,原因有二:一是主持修志的是寺院,二是书院另有所载。王祚昌说:“至于书院之兴,事在二十五年刘太史纪中,故不志,而志禅院之兴革独详。”万历二十五年(1597),江西南昌刘云峤太史捐资修葺鹅湖书院,有纪详载此事。王祚昌采取有所偏重的方法亦太史公互见法之例。

但是,作为一部完整的山志而不是寺院志,重其禅录而轻其儒录,显然是不合适的。万历四十六年(1618)铅山知县笄继良在编纂《铅书》时,便指出了鹅湖山禅儒不可分的事实。他说:“山何择焉?可以禅亦可以儒;人何择焉?在禅即言禅,在儒即言儒矣。故鹅湖之山有禅录,有儒录。见大者两存而互恭之,犹以为未足焉。”(《铅书》卷三《鹅湖说法第四》)于是,在他所主持编纂的县志《铅书》中,便糅合了禅儒两个方面:“鹅湖之峰,则专列唐释氏南岳、青原之二

宗，宋儒尊德性、道问学之二门。分宗分门，异论殊途，则有三禅之传灯可说也，有四先生之语录可讲也。”不仅如此，协助笄继良编修《铅书》的柯仲炯更指出了鹅湖山实含儒、释、道三大胜境的事实，其《鹅湖峰顶三胜记》有云：鹅湖之为山，三峰特秀，已若揭三教而示之。汉末山阴令葛玄以四要九训行教于此，凿石为穴，藏于陇首。故祝穆《方輿胜览》载葛玄遗骸鹅湖，有葛玄冢。然道仙之迹，杳然千古，无可复稽。惟禅儒之化，历久不衰。事实上，从唐宋以迄今，鹅湖山的人文景观，早已将禅儒两方面融为一体，成为难以分割的两部分。有唐大义的开山植锡，才有兴废屡迁的鹅湖寺；有鹅湖寺，而后有朱吕二陆的鹅湖之辩，以及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相聚；有了“鹅湖之会”才有后来鼎盛一时的鹅湖书院。因此，作为一部鹅湖山的山志，仅取其禅录而遗其儒录，显然是不全面的。当然，在禅言禅，在儒言儒，我们不可能要求鹅湖峰顶禅院的养庵禅师在修山志时，定要把书院内容都糅合进去。同样，我们也不可能要求由科考入仕途的清铅山县令郑之侨在编《鹅湖讲学会编》时，也要把丛林内容掺杂进去。因而，我们在整理这份古籍遗产时，便难免顾此失彼，而有遗珠之叹了。考虑到这些情况，我们在书后附录了书院内容，这样，禅、儒两方面的内容便形成了互补。

《鹅湖峰顶志》的校勘依清康熙二十一年(1682)刻本为底本，以明万历四十六年(1618)刊《铅书》为校本，清同治十二年(1873)版《铅山县志》为参校本。增辑的内容多依据《铅书》、《鹅湖书田志》、《铅山县志》辑补。参考了作者原刻唐宋以下诗文总集。谨此说明。

吴长庚 俞怡生

于丙子仲春

原序

鹅湖山不志信图经。信图经所见《太平御览》仅邓公、龙虎、明府、鹤岭诸山，即灵山亦见遗焉。志鹅湖，自养庵上人始。《周礼》山川掌于职方氏，原师、山师，多士大夫之任。后世名麓，半为丛林，于是十一著僧史，如远公之志庐山，道安之志西域，近日镇澄和上之志清凉，不一而足。虽与《周礼》稍异，而山之名，亦赖以以传。

劫火洞然，兹山之兴废屡矣。第《一统志》谓以龚氏畜鹅得名，唐为大义缚禅之所，学佛者趋之如选场。其后御书楼、临深亭，鞠为茂草，即大义手植罗汉松，仅遗枯株。不穀曾过其下，病不果登，徒瞻其造天极云、凤翥龙骧之态，与夫泉喷石转，歙阴雪阳之变于翠彩中已耳。已而，养庵上人既自白云挂锡其上，树大法幢，若大义之再出。常诣不穀，谭其胜，每饭未尝不在钜鹿下也。上人暇日锄山之蓁而志修，与山之修而志蓁，均道人之责。乃据故实，付十洲王、无学费，共成志四卷，曰山水，曰宫室，曰古物，曰灯影，曰艺文，义例井然。实与远公《庐山志》争辉竞爽，《西域》、《清凉》未知孰胜也。因命其徒孙万融乞不穀，言作佛事，得而读之，若立贵人峰，俯龙井，可补昔年欠事，不翅卧游矣。

又喜志出，士大夫与焉，乃不穀之怵然者则有在：在宋朱紫阳与二陆一吕尝讲学于此，非葵丘、践土乎？考陆氏年谱，在白鹿讲义利一章，在鹅湖讲九卦之序。彼为大义之徒，尚能发一棒一喝，而为朱陆者何寥寥也。且不穀昔以病阻，今又以奔走道途，不及拜四先生之祠，则是禅宗不寂，而余志多缩，愧上人为多。虽然，上人业以

序乞言矣，请言吾学：

陆子尝曰：习释者皆人也，亦安能弃仁义。彼虽出家，亦上报四恩，此理之根诸心，不可泯灭者。彼固或存之也，此不可为释子告乎？陆序复卦之后谓：本心既复，谨始克终，以得其常。私损理益，顺理以行，如巽风之散，无往不入。在昔释有踞师子床而讲易者，此又不可为释子告乎？若大义标禅界无欲之旨，上人饶言之不穀，又何赘哉？故皇皇大事，惟力是视，始为不愧于大义。皇皇大学，惟力是祖，始为不背于朱陆。然后足为兹山重、兹志光。不然，山志俱修而学弗，山何足张人，而志又何足以张山哉！

不穀读陶学士安《送文宗山长李国用》诗云：“鹅湖朱陆讲道处，书院独以文宗名”。又云：“苍障晓蒸铅水湿，黄帘夜度竹烟轻”写鹅湖最真。按，紫阳谥文宗者，以宗紫阳而得名乎？因书此以备志之阙。上饶笨庵郑以伟题。

【笺】郑以伟(1570—1630)字子器，号方水，笨庵，上饶县沙溪人。明万历二十二年(1594)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翰林院检讨，迁小詹事。泰昌元年(1620)任吏部右侍郎。天启中以礼部左侍郎协理詹事府，直讲筵。因忤珰告归。崇祯二年(1629)拜礼部尚书，久之，偕徐光启并相。历神宗、光宗、熹宗、思宗四朝。以伟修洁自好，书过目不忘，文章奥博。卒谥文恪，有《灵山藏集》。

序

余既治铅之五月，将谒台官于信州，便道憩鹅湖峰顶庵养庵僧舍。庵与此山，尚在襟带间，而以峰顶名者，则从下望之，巖嶮若高出于顶也。因得纵步眺览，其层峦峭壁，真有凤舞龙骧、兕渴猊奔之状。而飞泉喷礴，云雾蒸流，灵幻特异。盖自闽发脉，迤逦历万折，而结秀于此山，其名满宇内，当不虚耳。

循山之麓，访朱吕二陆四先生遗像，慨然想见其辩诘问难之处。因与二三学佛者，叹此山长在，而鹅湖之论未至于淹灭而无闻，惟其诚实心有以信于世也。已过十方堂，钟鼓齐鸣，贝声朗朗，心乐之。而三门、静室、香积、浴堂，种种称具。则召养庵而问曰：“此岂有人事欤，何观之备也？”养庵悚然久之，言曰：“夫自唐至于今日，寺之屡废而复兴者，不可胜记。迄于我朝，遗址俱在，而僧困于征徭，地削于豪右，其有存者无几矣。赖朱公、陈公后先有事于兹，土稍稍复其旧额。而某又以其愿，力葺而新之，庶几得还其旧。”当是之时，养庵方召工飭材，议建浮图于唐帽山之阴，将函十方僧骨，以归于此，余为裁俸之十一助焉。而且追其籍之可征者，清其徭之可免者，以弘养庵之愿。

亡何，余以内艰去铅。又明年，养庵使其徒体胖来告成事，且以《鹅湖峰顶志》见囑为序。余惟名山大川，梵宫刹土，所在多有，然皆附载于志乘之中，言之莫详。使世之览者致憾于古迹之无可考。有如养庵之作岩峦、泉石、堂庑、田舍，开卷晰然如指诸掌。后来入山之士，不问而知其名；荷担之侣，不名而得其处。盖大义师之教不

灭，则峰顶不灭；峰顶不灭，则养庵之志虽与并存焉，可矣。虽然，养庵之为此亦苦矣。天下之成毁日相寻于无穷，而其既毁而求成，则非工倍古人，有必不可继者。后之君子，毋易读养庵之志，而力为之护持，则庶乎作志者之意云耳。

嗟乎！迷妄有虚空，因想成国土。夫谁为可久者？而况于此山，又况于此山之岩峦、泉石、堂庑、田舍也哉！第生于大地之中，姑相与谈世间之人事而已矣。遂书以付体胖，使告养上人，为《鹅湖峰顶志序》。万历甲辰秋日，前鹅湖令吴兴郡顾天叙撰。

【笺】顾天叙，昆山人，明万历二十九年为铅山县令。

序

嗟乎！鹅湖之废兴非一，而志始作于今，惧古迹几将沦毁也。心少为居士时，读缙门警训，审信州鹅湖峰顶为大义禅师植锡地，志则向往。既出家，旋住灵山中台及白云岩，以万历丁丑岁一诣鹅湖寺。时古寓鞠为茂草，特基砌尚存。问谁居守，则僧一斋也。己卯冬，谒峰顶，问蜀僧大川，阻盛雪，不值。四顾烟墟，苍松芜没而已。至庚寅，自越归，挟刘居士再游峰顶。秋杪澄霁，见众山负抱，水泠泠注山门之下。荆棘蔽空，砂石渐路，义师手植罗汉松半成枯朽。援锡遐览，求所谓御书阁，临深亭，无有矣。凄然久之。会住山道人且摄包欲去，坚留不听。乃居士则劝余住此，心遂许诺。以废废之，无不废也，距今十有三年矣。噫！津梁既废，桑榆非远，心则已矣。尚顾朝阳之光，与时俱照，期不点山灵，以绍我义师铭训，且证诸操觚长者之功不浅也。志成序之，知无当曹溪一偈。万历壬寅岁季冬月，佛成道日，比丘广心稽首和南。

序

余尝按《鄱阳记》而知信州之南有鹅湖峰顶。夫顶有湖，以鹅名者，何也？传闻东晋时有双鹅泳积水，育子百数，翼成，皆腾空而去，因名之也。始自唐大义禅师开山卓锡，嗣为德宗、顺宗、宪宗三朝诏诣建造宝殿，大阐宗风。虽兴废迭更，屡遭劫火，然代有悟禅，相传不绝。如朱吕二陆四先生，皆以名儒讲学于其际，固足称古名胜云。

予自丁巳春奉命佐郡，值山寇盘踞，峰烟满目。念斯民溺于水火，思有以出之，乃驰至铅邑，冒险入山抚贼巢，见被掳难民，哭声震天。余为拔刀相向，群寇慑退，释放子女数千名口，莫不欢呼。仍给路程银米，安插回籍，日夜不遑。当此驰驱忧劳之际，宁暇问山水哉？第信属自甲寅变后，凡寺祠庵观，全付丘墟。惟峰顶一刹，依然如旧。此固佛力广庇，亦必善知识道气坚深，有以默持之也。因乘隙登峰顶，见鹅湖贵人、菡萏、增胜、唐帽诸峰，参差如画，翠色可挹。而飞泉奔泻，烟雾疏密之致，更自奇幻，隐隐然若有高人在焉。僧众恭余而入，得晤慧林禅长，果具道貌禅机，知从三十年蒲团面壁中得来。自辟欢喜林，习静潜修，足迹不履尘市，当事咸推重之。抵掌谈空，一切世境宦情到此俱净。别后，觉松风岚气，犹袭人襟裾。历几梦思，恍如身在白云翠岫间，未能忘也。

抚今追昔，忽忽六载。客秋于役黔南，今春旋郡，禅长忽飞云函及鹅湖峰顶志，嘱序于余。展阅之，卷之中有山水、有亭圃、有传灯、有诗颂匾联、有碑铭记序，文义晰著，次第井然。掩卷之余，若置身其地，可当昔人卧游矣。予又何必致喙哉！

然回想余自辛卯岁避兵粤西，祝发于城北茅坪庵，遇澹归师，取名海瞻，证于维摩者二载。后披缁寻母，再生重逢。因鞠育之恩未酬，乃复出而就名缰。兹幸八旬老母迎养于佐署，余得与慧林共证般若因果，应亦有夙缘在耶。但余楚南人也，每自愧菲材，不能为文，且耻作浮语，贻笑贤豪。思惟峰顶之胜，甲于西江。况昔为吕伯恭、朱元晦、陆子寿、子静群贤论辩故址，且复得慧林继绍前灯，余何敢冀耶！惟慧林亦楚黄人，索序甚专，不得不直序之。

时康熙壬戌岁孟夏月，奉政大夫同知广信府事武陵季浑旧衲海瞻撰。

后序

志者，纪也。无论事之巨细，迹之近远，统皆纪之。著其编章，而传之于千古之下，足可考者也。峰顶自义祖开山，历无志。我养祖重兴，阅十载后，虑山无志，乃摭拾残碑断碣，与郡乘《铅书》之所载者，略集成编。邑侯昆山顾公、相国上饶郑公序之。今又将百祀，则书残板毁矣。行欲采其遗珠，或事在前而偶阙漏者，当补之；事在后而未入其编者，今宜续之也。故重刊斯集，其先已请托汭川广文张公开仲先生，公亦尝商之，云但蒐讨前后事迹，古今题咏之核实者，而补续之耳。嗟乎！公遽往矣，所举不可寝也，乃依公昔所商度之遗轨，辑成五卷，颇可称备焉。庶几遥迩君子，按图批卷，可卧游于兹山矣。

康熙庚申岁冬小雪前一日，住山病衲本郭题，并书于别室之欢喜林中。

目 录

序.....	1
卷一	
沿革.....	1
山水	11
梵宇	14
静室	15
亭圃	17
塔庙	17
古物	19
卷二	
传灯录	20
僧纪	21
卷三	
诗	38
颂	73
匾联	76
卷四	
碑记疏铭	80
卷五	
杂记	98

附录： 讲学篇

鹅湖书院	104
儒纪	107
诗	112
匾联	115
四贤书信语录	118
碑记文选	124
书田	138
后记	145